

南州書樓藏書			
徐	湯	殷	榮
編	列	冊	號
13475			



977396

西溪樂府
二卷

老華



茶陵李文正公勳業者於前明宏正間而詩古文詞尤
 足軒冕一代嘗讀其懷麓堂全集一百卷沈雄典雅卓
 然成一家言發其餘緒又著爲詠史樂府二卷取古來
 一人一事反覆歌嘆或比事屬詞或折中論斷審音按
 律含英咀華其間辯議之博大昌明實有足以開悟人
 心扶持世教者嗚呼東維子不得專美於前矣此編舊
 爲東莞陳建箋釋今註首所謂建按者是也原本附列
 謝潘二家評點以庸泛無當節去之相傳公四齡能作
 擘窠書景廟召試極邀宸賞晚歲罷政家居頗資詩文
 書篆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公有倦色夫人笑
 西涯樂府
 序
 一
 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名臣風操令人神往因序公樂府併以紀焉光緒乙酉
 仲夏山陰宋澤元瀛士氏識於懺花盒

予嘗觀漢魏間樂府歌辭愛其質而不俚腴而不豔有古詩言志依永之遺意播之鄉國各有攸宜嗣是以還作者代出然或重襲故常或無復本義支離散漫莫知適歸縱有所發亦不免曲終奏雅之誚唐李太白才調雖高而題與義多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於聲與調或不暇郵延至于今此學之廢蓋亦久矣間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行異事觸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憂懼憤懣無聊不平之氣或因人命題或緣事立義託諸韻語各爲篇什長短豐約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隨所會而爲之內取達意外求合律雖不敢希古作者庶幾得十一於千百謳吟諷誦之際亦將以自考焉其或剛而近虐簡而似傲樂而易失之淫哀而不覺其傷者知言君子幸有以正我云宏治甲子正月三日西涯李東陽書

西涯樂府

序

二

懺花盒

右擬古樂府詩二卷今致仕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之所作也方石謝公鳴治南屏潘公時用嘗加評點瓚受而熟復焉因作而歎曰於戲盛哉自有樂府以來所未有也所未有而今有之庸非學士大夫之快觀者邪竊嘗由是而究樂府所繫之大固宜有此以振衰微扶世教使先王緣樂化人之意不全泯也是故樂府本爲教樂之官起于商備于周而亦遵用黃帝堯舜禹湯之樂春秋之世其制猶存孔子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秦不師古蔑棄盡矣漢武帝立樂府而定其名以詩謠可以被絃歌也其節奏有高下疾徐之異其音聲

西涯樂府

序

三

懣花盒

有清濁長短疏數之殊彼此之際鑄諸銖協其容以易爲乎知不容以易爲又或雕繪纖麗以爲能畱連光景以爲崇高鄭退雅無關名教導欲荒志求悅俚耳詞愈工而意愈淺則君子亦何所取焉如李長吉諸人往往而是今公是編不襲故常不徇俗尙擬往事以立題據本義而生說沈鬱頓挫清暢和平多或數十言少或二三語微而顯之偏而正之皆可以開悟人心翼樹倫紀似淡實腴似邇實遠言有盡而意無窮或美或刺有以嗣風雅之遺音一褒一貶有以寓春秋之微法諷詠涵濡之餘雖不必被之絃歌而所以助興亦多矣然非本

之聖賢淵奧之學充之以古今踔絕之才源通委會博
洽而化其孰能之公勳業在宗社行履在國史而宏文
偉製勒金石而播海內人人誦法之此特筆墨之餘溢
者耳而可傳已如此況其大者乎學者求觀全集可也
正德八年三月望日門下生國子祭酒永嘉王瓚謹識

西涯樂府

序

四

懺花盒

西涯樂府目錄

卷上

申生怨

縣山怨

屠兵來

避火行

掛劍曲

樹中餓

漸臺水

國士行

卜相篇

昌國君

邯鄲賈

易水行

築城怨

鴻門高

新豐行

淮陰歎

西涯樂府

目錄

臣不如

殿上戲

宜陽引

潁水濁

數奇歎

文成死

牧羝曲

九折阪

問喘詞

馮婕妤

明妃怨

尙方劍

美新歎

兩虎鬪

嚴陵山

四知歎

弄潮怨

斷絃曲

縛虎行

鸚鵡曲

漢壽侯

五丈原

南風歎

晉之東

東門嘯

聞鷄行

伯仁怨

氏帶箭

五斗粟

燕巢林

甌狗歎

鮮卑兒

吳老公

高涼洗

涼風臺

歸母怨

和士開

晉州急

長江險

袁老革

西涯樂府

目錄

卷下

太白行

響樹行

亡賴賊

机上肉

韓休知

腹中劍

卿勿言

馬嵬曲

青巖山

曳落河

睢陽歎

河陽戰

令公來

司農笏

問中使

養兒行

侍中走

永貞歎

鄭歇後

白馬河

十六州

王凝妻

鎖繼恩

急流退

城下盟

崑崙戰

金陵問

奇才歎

安石工

夾攻誤

兀朮走

金字牌

三字獄

千金贈

參謀來

兩太師

濟陽怨

金大將

西涯樂府

目錄

三

懺花盒

戚里壻

木棉菴

冬青行

趙承旨

劉平妻

花將軍

西涯樂府目錄終

西涯樂府卷上

明李東陽著

山陰宋澤元瀛士校刊

申生怨

六日進一胙君食不得嘗讒言豈無端兒罪誠有名兒
心有如地地墳中自傷兒生不如犬犬得死君旁天地
豈不廣日月豈不光悲哉復何言一死以自明

建按春秋左傳及國語晉獻公夫人齊姜生太子申
生而卒獻公伐驪戎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
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將驪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既與
驪二五優施等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
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祭
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
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
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
西涯樂府 卷上 一 懺花盒

安食不飽我齋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日子其
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
我乃縊而死

繇山怨

五蛇上天一蛇蟄繇山經月火不滅君王恩重何敢仇
不如放作山中囚君王有臣一非少貪天之徒但自保
臣心見母不見君誰言母死非君恩今辰何辰夕何夕
雷與千年作寒食

建按春秋左傳及劉向說苑新序晉文公反國賞諸
從亡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皆與介之推不言祿
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對
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

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
求顯也母曰能若是與女偕隱推從者乃懸書宮門
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
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
野文公出見其書曰嗟此介子推也使人求之已亡
入緜上山中不肯出文公謂焚其山宜出終不出而
焚死事文類聚鄴中記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又云
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又
先賢傳云太原舊俗以
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

屠兵來

兒勿啼屠兵來趙宗一綫何危哉千金賣兒兒不死真
兒卻在深山裏妾今有夫夫有子死兵易立孤難九原
下報無慚顏趙家此客還此友穿何故亡盾何走誰言
趙客非晉臣當時嬰杵爲何人

西滙樂府

卷上

二

懺花盒

建按史記及說苑晉靈公不君大夫趙盾數諫公欲
殺盾盾亡未出境而趙穿絃靈公盾反復位景公時
盾卒子朔嗣大夫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景公
而賈爲司寇欲誅趙氏乃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
趙朔趙同趙括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
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
之妻有遺腹若生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朔妻
果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視曰
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也索兒竟無聲曰脫
嬰謂杵臼曰後且復索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
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強爲其難者吾爲其
易者二人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曰
誰與我千金吾告趙孤處諸將喜發兵隨嬰遂殺杵
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嬰處卒與俱匿山中居
十五年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
韓厥厥知趙孤在欲復立趙氏乃曰大業之後在晉
絕嗣者其趙氏乎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名
曰武遂反脅諸將與共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
田邑武冠成人嬰辭諸大夫謂武曰下宮之難我非
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趙武旣立我將下報趙宣

孟與公孫杵臼遂自
殺宣孟趙盾諡也

避火行

夫人避火避火不可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夫人避
火避火不可我身有傳還有姆傅姆不來心獨苦君不
見宋姬一卒春秋悲文姜辱死南山詩

建按春秋及列女傳魯宣公之女伯姬嫁爲宋共公
夫人舍嘗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
人之義保傅姆不俱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春秋
書宋災宋伯姬卒詳其事賢伯姬也又按文姜魯桓
公夫人齊襄公之妹有淫行南
山齊國風刺襄公通文姜詩也

掛劍曲

長劍許烈士寸心報知己死者豈必知我心元不死平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懺花盒

生讓國心耿耿方在此

建按史記吳季札初出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
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
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
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
心哉春秋傳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
祭次日夷末札其季子也最賢父兄皆知之欲立以
爲嗣札辭不可乃立諸樊諸樊約無與子而兄弟相
傳必令國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
末立夷末卒次及季子季子又辭而立王僚諸樊之
子光刺僚而致國於季子終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

樹中餓

山深雪寒路坎珂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
君若有功何必我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黃金臺

當時周室何爲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何似西山採薇食

建按烈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爲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乃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從之史記及白帖燕昭王築臺以延士置黃金於臺上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師事郭隗於是士爭趨燕樂毅劇辛鄒衍之徒皆歸之卒以強燕滅齊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遜國武王克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餓而死註首陽山卽西山也

漸臺水

漸臺水深幾許使者來誰遣汝不見君王符空傳君王語漸臺水行宮不可度妾死猶首正君王在何處平生

西涯樂府

卷上

四

懺花齋

委質身爲君此時重信輕妾身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

水瀾瀾

建按列女傳楚昭王夫人貞姜者齊侯之女也王出遊畱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知從使者必生畱必死然棄約越義而生不若畱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號之曰貞姜詩耶風新臺之篇新臺有泚河水瀾瀾註瀾瀾盛也

國士行

漆爲癘炭爲啞彼國士何爲者趙家飲器智家頭一日事作千年仇報君仇爲君死斬仇之衣仇魄褫臣身則亡心已矣

建按史記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癘吞炭爲啞變音毀形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讓曰不可既以委質臣事人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索得之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仇今智伯死子獨何爲報仇之深也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子自爲計讓請襄子之衣而擊之以致其意襄子許之讓拔劍三擊

卜相篇

日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臣薦成成不知告璜璜不嗔克也與國論此國尙有人能令汝卜相誰使汝爲君東周

西涯樂府

卷上

五

懺花盒

一失馭全晉遂三分但知晉國亂不念周家貧史官謹

初命千載傷彝倫

建按史記魏文侯欲置相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君問相於克克對之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慙謝再拜曰璜鄙人也不對願卒爲弟子史記周自平王東遷政教亂合不行至威烈王而衰微益甚諸侯君弱臣強晉有大夫魏氏趙氏韓氏遂三分晉國而有之請命於周

威烈王因命爲諸侯司馬温公資治通鑑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朱子修綱目因之

昌國君

齊城下卽墨守燕將代昌國走卑辭累使招不歸臣心上有先王知先王知心獨苦義君臣邦父母當時誓死卻齊封更忍還兵向燕土終不似信要劉胥報楚

建按史記燕昭王謀報齊仇乃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伐齊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樂毅爲昌國君時齊地惟莒卽墨未下齊人立湣王之子法章於莒卽墨城中推田單爲將堅日樂毅智謀過人今不下者兩城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斬之遣相國立毅爲齊王毅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頃之昭王薨惠王

西涯樂府

卷上

六

懺花盒

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於燕惠王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田單因而襲破燕軍盡復齊地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日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傲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毅報書日臣不能奉承王命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所以事先王之心罹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四年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史記漢四年韓信受漢王命擊齊盡定齊地乃使人言於漢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諫日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王悟遣張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史記伍子胥傳伍奢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以吳兵伐楚入郢時平王已死子胥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

邯鄲賈

邯鄲奇貨千金抵陽翟賈兒雙睥睨掌珠飛墜華陽宮
宮中老蚌光如虹關門不開玉符剖秦人河山趙人手
邯鄲種王玉不死移向宮中生玉子長安寶氣橫九州

賈兒身貴封爲侯匹夫懷璧尚不可何怪貪兒死奇貨

建按史記秦太子柱如日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
異人質於趙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
之日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
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
太子卽位子不得爭爲嗣矣不韋請以千金西遊立
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以
數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姊而以
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使其姊說夫人立之夫人
以爲然乘間言之太子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
請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
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期年生子政異
人遂以爲夫人及秦圍邯鄲趙人欲殺之不韋路守

西涯樂府

卷上

七

懺花盒

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未幾秦昭王薨太子柱立是
爲孝文王立一年薨異人立是爲莊襄王夫人爲后
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三年王薨子政立是爲
始皇帝年少國事皆委於不韋號稱仲父時復與太
后私通後事覺廢徙蜀飲酖死

易水行

田光刎頭如拔毛於期血射秦雲高道旁灑泣沾白袍
易水日落風悲號督亢圖窮見寶刀秦皇繞殿嘖且逃
力脫虎口爭秋毫荆卿倚柱笑不咤身就斧鑕甘腴膏
報韓有客氣益豪十大索徒爲勞荆卿荆卿嗟爾曹

建按史記燕太子丹爲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
歸怨秦欲報之謀於其傅鞠武請處士田光造焉田
光曰光所善荆卿可使也光見荆軻曰願足下急過
太子宮遂自刎而死荆軻見太子舍上舍厚奉養之

時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軻謂太子曰今欲刺秦王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進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說於期令自刎以函盛其首與地圖并所嘗藥燂七首裝遣荆軻太子及賓客皆白衣冠送之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聲士皆垂淚涕泣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上指冠遂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匕首見把王袖而搥之未至身王驚起軻逐王環堵而走左右把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搥王不中倚柱而笑箕踞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解體以徇秦卒發兵滅燕史記韓人張良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謀爲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良更姓名亡匿後卒從漢滅秦

築城怨

築城苦築城苦城上丁夫死城下長號一聲天爲怒長

西涯樂府

卷上

八

懺花盒

城忽崩復爲土長城崩婦休哭丁夫往日勞寸築

建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取河南地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民怨勞苦死者相屬又按列女傳及說苑春秋時齊莊公襲莒杞梁與莒戰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旣葬遂赴淄水死建按秦築長城與杞梁妻二事非出一時而西涯此篇合而言之若出於一事然者不知何據考唐詩僧貫休亦嘗有賦杞梁妻一章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貫休此詩明合二事而一之豈西涯之意亦或本諸此也與

鴻門高

鴻門高高吃吃日光盪雲霧塞雙舞劍三示玦壯士入

目眈折謀臣怒五斗裂網彌天龍有翼龍一去難再得

建按史記漢元年高帝時爲沛公已破秦定關中項羽帥諸侯兵攻關進軍鴻門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軍霸上羽謀臣范增說羽急擊沛公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良要伯入見沛公沛公具言不敢背德懇伯爲解項伯許諾曰且勸之羽意解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因畱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欲使殺沛公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莊拔劍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卽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眈盡裂大言讓之須臾沛公起如廁脫身獨騎身獨騎等步從間行趣霸上撞張良使謝羽獻璧羽受之又遺增玉斗增怒拔劍撞破其斗曰騃豎子不足與謀吾屬今爲之虜矣後羽卒爲漢所滅

新豐行

西滙樂府

卷上

九

懺花盒

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念東歸樂漢皇真有縮地功能使新豐爲故豐人民不異山川同公不思歸樂關中漢家四海一太公祖上之對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若翁

建按漢書高帝父太公既尊爲太上皇徙居長安深宮悽慘不樂高帝竊從左右問故以昔在豐沛時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以此爲權今皆無此故不樂關中思慕鄉里欲東歸於是高帝卽驅已改築城寺街里以漢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號新豐也史記漢二年彭越之敗太公呂后爲項羽所獲四年羽與漢相距廣武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雖殺之無益也

淮陰歎

營門晝開齊犬吠蒯生相人先相背古來烏盡良弓藏

近時勿頸陳與張功成四海身無地歸楚楚疑歸漢忌
極知猶豫成禍胎時乎時乎不再來君王恩深辯士走
淮陰胸中血一斗婦人手執生殺機赤族不待君王歸
君王歸神爲惻獨不念秋毫皆信力舍人一嗾彭王俎
淮陰之辭真有無噫吁噉淮陰之辭真有無

建按史記韓信爲漢大將元年從定三秦二年取魏
三年滅趙下燕四年平齊請爲假王漢不得已立信
爲齊王齊人蒯徹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爲足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足而
居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徹曰
始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事隙耳遂殺餘
泝水之南今足下交於漢王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
也而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已盡而獵狗烹
願深慮之且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
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西涯樂府

卷上

十

藏花盒

漢人震恐欲持是安歸乎信曰先生且休矣吾方念
之數日徹復說曰夫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
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
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蒯徹後信復將兵會垓
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人有告信
欲反者帝僞遊雲夢執信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
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
當烹帝械信至洛陽赦爲淮陰侯後陳豨反信舍人
弟上變告信與豨通謀反狀呂后與蕭何謀縛遂夷
信三族帝已破豨歸聞信死乃喜且哀之問詐遂夷
何言呂后道其語乃詔捕徹至帝曰若教淮陰侯反
乎徹曰然夫固快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知韓信非知
陛下也帝釋之史記越大夫范蠡文種與越王句踐
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稱霸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
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辭於句踐輕舟
以遊於五湖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
越王乃賜種劍自殺史記漢高帝十一年梁太僕告

梁王彭越謀反帝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赦為庶人徙處蜀道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后泣涕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帝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遭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后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越三族

臣不如

劉氏盟呂氏爭臣不如陵呂氏獮劉氏絕臣不如勃平乎平乎智有餘胡為甘此兩不如茲言非智還非愚平乎竟爾為身圖

建按史記漢惠帝崩高皇后呂氏臨朝議欲立諸呂為王右丞相王陵曰高帝盟約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讓讓平勃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於是陵以病免而平為右丞相諸呂遂相

西涯樂府

卷上

十一

懺花盒

繼立為王及呂后崩諸呂產祿等欲為亂平勃合謀悉誅之迎立孝文皇帝元年陳平謝病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勃為右丞相而平復徙為左丞相

殿上戲

殿上戲丞相噀丞相勿噀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

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建按史記漢文帝後二年以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卿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令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相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史記漢文

帝後六年匈奴入寇遣將備邊將軍周亞夫次細柳
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
令不聞天子詔於是上使使持節告將軍吾欲入營
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
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稱謝成
禮而去羣臣皆驚上
嗟歎曰此真將軍矣

宜陽引

宜陽小兒身姓竇弟爲傭姊爲后山中岸崩壓不殺自
言相有封侯法朝上書夕召見生不記家猶記縣眼前
喜極翻作悲一朝富貴從天來左圖書右賓友兄弟賢
名世希有古來寵祿易驕奢今人尙憶貧時否

建按史記漢文帝竇皇后兄建弟廣國年四五歲時
爲人所畧賣轉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寒卧岸

西涯樂府

卷上

十一

懺花盒

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廣國獨脫不死自下後
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
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上書自陳竇皇后言
帝召見問之果是於是皇后持之而泣乃厚賜田宅
金錢昆弟家長安周勃灌嬰等曰此兩人所出微不
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選士
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
貴驕人書周官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左傳石碣曰
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潁水濁

魏其侯家客醉舞一語不回丞相怒相家貴人半膝席
斬首穴胸那復惜籍郎按項項不俯潁川諸豪同日捕
魏其皆裂東朝東首鼠不決轅駒窮潁川水濁灌滅宗
誰令併殺老秃翁相門白日嘯二鬼越明年春武安死

誰言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

建按史記漢魏其侯竇嬰孝文后從兄子也嘗為丞
相後武安侯田蚡以孝景后同母弟驟貴而嬰免家
居失勢賓客益衰惟將軍穎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
夫相為引重夫為人剛直使酒好任俠宗族賓客橫
於潁川潁田蚡過嬰飲酒酣夫起舞舞屬潁蚡濁灌氏
族大嘗與田蚡過嬰飲酒酣夫起舞舞屬潁蚡濁灌氏
語侵之他日蚡使太尉籍福請嬰城南田嬰不許夫
怒罵福蚡由此大怨乃言於武帝夫家在潁川橫甚
請案之夫亦持蚡陰事遂俱解後蚡娶婦詔列侯宗
室皆往賀嬰過夫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
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
膝席曰不能滿觴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
耳語夫罵語侵程不識蚡解之夫曰今日斬頭穴腹
何語蚡怒籍福按夫項令蚡謝夫愈怒不肯謝乃磨
騎縛夫遣吏分捕諸灌氏皆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
上令東朝廷葬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
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上怒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效轍下駒吾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懣花盒

數奇歎

并斬若屬矣蚡出召安國共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
秃翁何為首鼠兩端上以太后故不得已族誅夫論
嬰棄市明年春蚡病專呼服謝罪視鬼者言魏其灌
夫共守殺之竟死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
蚡為太尉迎安灞上日上未有太子即宮車晏駕非
大王立當誰哉安大喜厚遺金幣上自嬰夫事時不
直蚡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若在者族矣

匈奴七十戰戰戰不得當一當遂失道憤激摧肝腸君
恩念數奇將令抑不揚白頭恥下獄飲泣橫干將敢也
報父讎甯為刺客死路旁隴西世節氣此志亦可傷陵
乎爾誠才胡為辱死天一方

建按漢書將軍李廣隴西成紀人嘗將兵屯邊匈奴
畏之武帝元狩四年以李廣為前將軍從大將軍衛

青擊匈奴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廣曰臣部爲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得一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誠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愠怒不謝而起軍出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傷刀筆之吏遂自剄廣子敢代爲將愆青謀刺之復傷青敢被殺廣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後擊匈奴陵自請以所將五千人自當一隊至浚稽山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欲引去會知陵軍無後救乃悉兵攻之陵兵盡矢絕遂降匈奴自是隴西之士恥焉

文成死

文成封五利封神仙只在東海東文成死五利死天下神仙皆妄耳漢家武皇帝者英昔何惜矣今何明君不

西涯樂府

卷上

十四

懺花盒

見百年身萬年計前秦皇後唐帝

建按漢書孝武帝時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拜爲文成將軍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哀乃爲帛書以飯牛事覺於是誅文成後膠東方士樂大見上言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上拜大爲五利將軍封通樂侯向公主大裝爲人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竟坐誣罔誅盡罷方士之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晷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史記秦始皇時齊人徐市等言海中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藥皆在焉始皇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無所得通鑑唐憲宗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得山人柳泌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後上服泌藥日加躁渴未幾崩

牧瓶曲

嗟汝陵咄汝律羝可乳節不可屈咄汝律嗟汝陵窟爲
我死不作汝曹生生入朝身已老有淚猶沾茂陵草天
遣生還入畫圖不然誰識冰霜貌

建按漢書武帝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
于使漢降人丁靈王衛律召武欲降之武曰屈節辱
命雖生何爲引佩刀欲自刺律驚自抱持之謂武曰
律前負漢歸匈奴蒙恩賜號稱王富貴如此蘇君今
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則知之武不應律
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爲
人臣子不顧恩義背主叛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
爲見律知武不可脅乃白單于幽武置大窖中數日
不死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仗漢節
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漢將李陵降虜爲右校王
單于使至海上說武置酒設樂陵道單于意勸武無
自苦武曰武父子蒙漢恩今得殺身自効誠甘樂之
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
自分已死人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効死於

西涯樂府

卷上

五

懺花盒

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
上通於天因泣下沾襟蘇武訣去後武帝崩昭帝即
位武乃得還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
于茂陵拜爲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
出及還鬚髮盡白及宣帝卽位單于入朝上以戎狄
賓服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凡十一人武
與焉

九折阪

九折阪七尺身回車爲孝子叱馭爲忠臣孝子身爲親
忠臣身爲君七尺身九折道叱馭歸來人未老回頭試
問回車翁何曾得葬琅邪草

建按漢書昭帝時琅邪王吉字子陽爲益州刺史行
部至邛邛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
後以病去郿令王尊遷益州刺史至其阪問曰此非
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

孝子王尊爲忠臣後元帝卽位以王吉
明經潔行遣使徵之吉年老在道病卒

問喘詞

少陽用事春猶淺道旁死人春不管丞相停車問牛喘
君不見陳平辯周勃免誰會問春淺深牛近遠

建按漢書孝宣帝時丞相丙吉嘗出逢羣鬪者死傷
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停車
使吏問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前後失問吉日民鬪相
殺傷長安令京兆當禁捕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
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
時氣失節三公主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時人
以吉知大體史記漢文帝初立問右丞相周勃天下
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上問左
丞相陳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
穀責治粟內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
下不以臣爲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
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鎮四夷諸侯內親

西涯樂府

卷上

六

馮婕妤

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焉帝稱善勃大慙因謝病免

馮婕妤

園門晝開熊不守婕妤當前衆嬪走荷君光寵捍君危
不然安用賤妾爲君身如山妾如葉君有不虞安置妾
亦知倉卒非賈恩恩多妬深翻在睫馮婕妤好昔非勇今
非怯披庭佞兒何喋喋

建按漢書漢元帝嘗幸虎園觀鬪獸後宮皆從熊逸
出園攀檻欲上殿宮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
前當熊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
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
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傳昭儀慙由是有隙元帝崩成
帝卽位徙封馮婕妤好所生子康爲中山王婕妤好爲中
山太后傳昭儀所生子康爲定陶王昭儀爲定陶太
后成帝崩無嗣立定陶王子欣是爲哀帝人有誣告

馮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傳太后因素怨卽遣使案
驗無所得更使中謁者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責
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日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
馮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
陷我故也乃
飲藥自殺

明妃怨

莫倚朱顏好妍媸無定形莫惜黃金貴能爲身重輕一
生不識君王面不是丹青誰引薦空將豔質惱君懷何
似當時不相見君王幸顧苦不早不及春風與秋草卻
羨蘇郎男子身猶能杖節長安道休翻胡語入漢宮祇
恐伶人如畫工畫工形貌尙可改何況依稀曲調中

西涯樂府

卷上

七

懺花盒

建按事文類聚王嬙字昭君漢元帝宮人也晉避司
馬昭諱故改昭君爲明妃元帝後宮人旣多不得常
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
自恃其貌獨不與工人乃醜圖之後單于入朝選宮
人配之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入辭光彩射人貌爲後
宮第一帝悔恨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
後昭君入胡恨不見遇作怨思之歌於馬上彈琵琶
以寄其恨謂之昭君怨歐陽永叔詩云誰將漢女嫁
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
思歸曲推手爲琵琶卻傳來漢家漢家爭按新聲譜遺恨
落死天涯琵琶卻傳來漢家漢家爭按新聲譜遺恨
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
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
斷腸蘇郎卽蘇武事已見前

尚方劍

中書勢重儒臣輕天下善類皆爲朋漢家賢傅生負氣
死不再逢刀筆吏君王奮怒威莫當宮掖纔容免冠地
漢家佞臣多戴頭借劍不報蕭公仇當時只問安昌侯

建按漢書漢元帝卽位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
堪皆以師傅舊恩爲帝所任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
更生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同心勸導上甚鄉納
之宦官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
上卽位委以政貴幸傾朝顯內深賊忤恨睚眦輒被
以危法望之等疾之建白以爲中書政本用宦者非
古制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大與恭顯
忤恭顯因奏獄後赦出之堪更生朋黨欲以專擅權勢請召
致廷尉繫獄後赦出之上器重望之不己欲倚以爲
相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等白望之不
悔過服罪復教子上書深懷怨望非詘之於牢獄以
塞其怏怏則聖朝無以施寬厚上曰蕭大傅素剛安
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合謁者召望之因急發金吾
騎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
之自裁望之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
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上聞之驚拊手
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召顯等責問
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及元帝崩成帝卽
位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外戚王氏專政所致上至

西涯樂府

卷上

六

懺花盒

太師安昌侯張禹第屏人問之禹恐爲所怨謂上用
災變之意深遠難見初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
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朱雲故爲槐里令上書
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
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
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
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折
殿檻左將軍辛忌慶力救得免

美新歎

昭陽禍水噴火滅賊勢熾哀平折宮中臘日椒酒芳
金滕策秘符命昌漢家老婦不姓呂猶握漢符爲漢主
遺民獨有冀勝存餓死不入新都門美新大夫那肯死
原是五侯門下史

建按漢書初成帝嘗微行過陽阿公主家悅歌舞者
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披

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許
后廢飛燕遂爲皇后女弟爲昭儀居昭陽宮專寵十
餘年卒皆無子河平二年封太后舅王譚等五人皆
爲列侯世謂之五侯專政用事王莽太后弟子也後
封爲新都侯莽匿情飾詐謙恭下士繼爲大司馬輔
政未幾成帝崩哀帝立亦無嗣莽徵立平帝帝年幼
太后委政於莽尊莽爲安漢公後又加九錫擅勢作
威權倖人主帝年漸壯不悅莽莽因臘日上椒酒置
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疇願以身代藏策
金滕置於前殿勅諸公勿言帝崩莽徵宣帝元孫嬰
立爲孺子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其後哀章等造
作金匱符命以獻莽遂據以卽真自立爲新皇帝時
漢傳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
喻指太后怒罵之曰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
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舜亦悲曰太
后甯能終不與耶太后恐莽欲脅之乃遣使者奉璽
我老且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莽三年遣使者奉璽
書印綬迎故光祿大夫龔勝病篤使者以印綬就
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
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諠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

西涯樂府

卷上

七

藏花盒

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成帝之世蜀人揚雄嘗至
京師莽諸父車騎將軍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薦
雄待詔歲餘以奏賦爲郎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及
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雄所作法言卒章
盛稱莽功德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
頌莽君子病焉呂卽呂后事已見前

兩虎鬪

中原野龍鬪未休兩虎私鬪真龍憂雌虎哮風雄虎避
龍顏一開天爲霽君不見邯鄲虎鬪龍不知關中祖龍
不敢欺當時豈復爭雄雌

建按後漢書光武建武二年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
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爲恥欲殺恂恂知之不
與相見姊子谷崇請帶劍侍側恂不許曰昔藺相如
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
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
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史記藺相如爲趙大夫從趙王會秦王於澠池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盛得已爲一擊缶罷趙王歸國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怒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相如雖驚豈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嚴陵山

劉文叔加我足侯君房瞋我目平生若遣吾喪我有目如盲足如跛安能城市復山林朝往暮還無不可君不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懺花盒

見嚴陵山水高復深誰哉更識先生心

建按後漢書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會稽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聘使二反而後至司徒侯霸使人謂光曰公聞先生至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無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良久乃張目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因共偃卧於以足加帝腹上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後宋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歌辭有云雲山蒼蒼江山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四知歎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下有厚地今上有蒼旻縱不吾

知兮吾心有神金獨何爲兮至吾門吾閉吾門兮省吾身

建按後漢書宏農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爲荊州刺史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弄潮怨

莫弄潮潮水深殺人莫射潮中有孝女魂魂來父與遊
魂去父與沈潮能殺人身不能溺人心潮水有盈縮人心無古今

建按臨安志吳王旣殺伍子胥乃取其屍乘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後人有見其爲神隨波乘潮往來者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懺花盒

因爲之立廟每歲仲秋旣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迓之弄潮之戲蓋始于此然或有沈溺者又按後漢書曹娥碑孝女曹娥上虞曹旰之女也旰能撫郎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又按一統志錢塘江挾海潮爲杭人患五代時吳越錢王始築捍海石塘在杭城東三里潮水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强弩數百射之潮頭退避遂成隄岸

斷絃曲

晨聽焦桐聲夜聞斷絃音阿女有父資家學在一琴生
書五經石死給十吏劄阿女有父能八分乃遺法司徒
坐上歎胡雛別時哭阿女有父情情鍾爲誰篤有書何
必教有女翻爲辱君看荀爽女一死萬事足

建按後漢書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字
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
門外謂之石經邕尤精於音律吳人有燒桐以爨者
邕聞其爆聲曰良材也請裁爲琴而其尾猶焦因名
焦尾琴焉後董卓廢立辟舉邕累遷至中郎將及卓
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曰董
卓國之大賊君懷其私遇而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
卽收付廷尉治罪死獄中邕女琰字文姬亦聰慧多
才邕嘗夜鼓琴絕絃琰日第二絃邕日偶得之耳故
絕四絃問之並不差謬嫁爲河東衛仲道妻遭亂爲
胡騎所獲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善邕以重賂贖之
重嫁於同郡陳留董祀琰自傷失節而不能忘其二
子爲作悲憤詩及胡笳十八拍其詞有云臨長路兮
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又云抱胡兒兮泣下沾衣
號失聲兮誰得知他章意率類此曹操嘗因事問琰
日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之否今當使十吏
就夫人寫之琰曰妾聞男女無遺誤親授乞給紙筆真
草唯命於是繕書河南陰瑜年十九而瑜卒后同郡
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旣歸懷刃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懺花盒

自普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抱扶載之旣到郭氏乃僞
爲歡喜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素情不遂奈何乃
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見共談言辭不輟奕不敢
逼至曙而出采因救左右辨浴權令侍人避之以粉
書屏上日屍還陰氏遂
以衣帶自縊時人傷焉

縛虎行

布將騎公將步天下紛紛可橫驚卿爲客我爲虜卿爲
一言無不可下邳城南繩縛虎曹公不怒劉公怒董卓
丁原在何處布乎布乎嗟汝布

建按後漢書及三國志九原人呂布始以驍武事并
州刺史丁原爲部將靈帝崩董卓作亂誘布令殺原
布斬原首詣卓卓愛信之誓爲父子擢布中郎將后
司徒王允謀誅董卓使布爲內應時有人書呂字於
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布遂刺殺卓進封温侯王允后爲卓部將李傕等所

殺布奔關東據徐交間屢與曹操劉備戰有勝負獻
帝建安三年曹操與劉備遇於梁進圍布於下邳布
戰屢敗窮蹙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又
顧謂備曰元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
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備
建陽董太師乎於是繼殺布

鸚鵡曲

大兒孔文學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身著岑牟
前擊鼓禰生狂呼老瞞沮我辱衡衡辱我我欲殺之猶
雀鼠一投荆再送楚黃鶴磯頭賦鸚鵡鸚鵡才多爲舌
誤舉世何人不相妬生莫逢仇主簿

建按後漢書處士平原禰衡建安初遊許下唯善魯
國孔融及宏農楊脩嘗稱曰大兒孔文學小兒楊德
祖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藏花盒

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數稱於曹操
操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
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
衡衡方漁陽參搥進至操前解衣釋服裸身而立徐
取岑牟單絞而著之復參搥而去操笑曰本欲辱衡
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因宣操意衡許往操喜勅
門者便通衡乃持杖坐營門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
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
耳顧遠近將謂不能容之于是遣人騎送之荆州刺
史劉表表及荆州士夫先服其才文章言議非衡不
定后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於江夏太守黃祖性
急送衡與之祖長子射允善於衡時有獻鸚鵡者射
請賦之衡執筆而作文不加點后黃祖大會賓客而
衡言不遜順祖慚怒令五百將出衡方大罵遂令殺
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
殺焉老瞞曹操小字

漢壽侯

漢壽侯義且武冠三軍振華夏斬仇將報知者身不可

留臣有主老瞞不追猶有度誰其仇者吳陸呂歲十二月侯出走吳人縛侯生縛虎死猶怒髯如虬眼如炬吁嗟漢乎天不祚有馬不踐中原土侯身雖亡神萬古

建按三國志後漢獻帝建安四年劉備起兵徐州命關羽守下邳五年曹操擊備破之進拔下邳擒關羽未幾袁紹進軍攻操遣其將顏良攻白馬操遣張遼及關羽擊之羽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表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二十四年劉備稱漢中王羽率眾攻魏將曹仁於樊斬其將龐德于禁等請降羽威振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銳會吳將呂蒙陸遜勸

西涯樂府

卷上

十四

懺花盒

孫權襲取關羽羽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羽走兵散十二月獲羽斬之羽死後為神

五丈原

五丈原頭動地鼓魏人畏蜀如畏虎營門不開呼者怒揮戈指天天宇漏將星墮空化為土鍊石心勞竟何補侯歸上天多舊伍羽為前驅飛後拒忠魂不逐降王車

長衛英孫朝烈祖

按本集無營門不開呼者怒七字

建按三國志蜀漢後主建興九年丞相諸葛亮伐魏與魏將司馬懿遇于上邽懿斂車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等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十二年亮復率眾伐魏屯五丈原懿引兵拒守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遣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坐營門以制之未幾亮病篤有星隕于亮營數日亮卒炎興元年魏遣鄧艾等入寇漢兵屢

敗後主議降皇子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不聽譙哭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後主遂率羣臣面縛與櫬詣軍門降

南風歎

夕陽亭前車不發南風吹塵暗城闕凌雲醉客噤不言
蛙聲亂起華林園城頭籠車走輶轅洛陽少年美如玉
宮中夜半牝雞啼千門萬戶皆翻覆金墉城城近遠朝
來暮去誰能免九原若見楊家姑應問婦來何太晚

建按晉書晉武帝時中書令賈充爲人巧諂與侍中荀勗等相黨比朝野惡之會羌胡叛朝議以充督秦涼諸軍百僚餞於夕陽亭充不欲行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然之勗因侍宴言充女宜配儲宮充又賂楊后左右說后使勸帝納遂納充女南風爲太子妃留充

西涯樂府

卷上

五

懺花盒

復居舊任太子爲人愚昧時朝野皆知不堪爲嗣尙書令衛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密封尙書疑事令太子決之妃倩人代對帝省之甚悅太子遂安妃性妬醋嘗手殺數人帝將廢之楊后勸止而數戒厲妃妃不知其助已反以爲恨帝崩太子卽位是爲惠帝尊楊后爲皇太后而立妃爲后后遂誣太后父駿謀逆宣言太后同謀廢之囚于金墉城絕膳而崩帝嘗在華林園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其愚昧如此賈后因得淫恣洛南有尉部小吏少年美麗后以籠箱內車中載入共寢又詐有身取妹夫韓壽子養之而殺太子適時洛陽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趙王倫因眾怨率兵入宮廢后送金墉城賜死

晉之東

西晉盛南風競二十四友皆爲佞北師來東海追四十
八王皆不歸前奉觴後執蓋忠臣灑淚翻就害萬里中

原士馬空銅駝尙在宮門外宋家二帝俱入金神州陸沈古猶今黃旗紫蓋渡江水碧嵩清洛愁人心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

建按晉書惠帝朝賈充女南風爲皇后既弒太后而專政女弟之子賈謐用事石崇陸機潘岳左思劉琨等皆附之號二十四友更相薦託貨賂公行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及賈后爲趙王倫所殺謐等并誅自是諸王擅兵相攻胡羯乘間而起匈奴劉淵據并州稱漢王用石勒等爲將懷帝永嘉五年石勒追敗東海王越軍於若縣太尉王衍等皆遇害王公以下死者十餘萬人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未幾漢兵寇陷洛陽遷懷帝於平陽漢主劉聰宴羣臣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號哭聰殺珉等帝亦遇害愍帝卽位於長安建興四年漢劉曜攻陷長安帝出降執送平陽聰出畋令帝戎服執戟前導後聰享羣臣使帝洗爵又使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尙

西涯樂府

卷上

五

懺花盒

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遂併弒帝琅邪王睿卽位於建康是爲東晉元帝始秦漢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牛斗之間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及元帝渡江適當其期穆帝時都督桓溫北伐與寮案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工墟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宋鑑靖康二年金兵陷京師執徽欽二帝北去中原皆爲金有高宗渡江南都錢塘僻在一隅不若東晉雖失嵩洛而能置都建康猶有形勝之可據也

東門嘯

上東門東羯雛嘯甯馨王郎識奇兆單車快馬追不還

甯知夜死排牆間當時預恐亂天下天下蒼生竟誰誤

一家三窟本身圖青州非羯還非胡何須更歎東門雛

建按晉書尙書令王衍善清談好言老莊後進慕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衍神情明秀少時尙書山濤見

之嗟歎曰何物老嫗生雷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居宰輔不以經國爲念而專爲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爲三窟矣先是武鄉掇石勒少嘗行賈洛陽倚贖上東門衍見而異之顧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殆有奇志恐將來爲天下患馳遣收之勒已去及永嘉中勒起兵追敗東海王越軍執王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位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使人夜排牆殺之元帝卽位王敦爲大將軍江州刺史舉兵反殺戴淵周顛等明帝卽位敦復反兵敗未幾敦死其黨錢鳳沈充等皆伏誅

聞雞行

城頭雞鳴聲不惡祖生夜舞司州幕南來擊楫向中流
殺氣橫秋盡幽朔手提一劍馴兩龍黃河以南無戰鋒

西滙樂府

卷上

五

懺花盒

十州父老皆部曲誰遣吳兒作都督中原未清壯士死
遣恨吳江半江水

建按晉書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視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及渡江元帝徵爲軍諮祭酒逖勸帝復中原帝以爲豫州刺史逖將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建武元年逖克譙城趙石勒遣石虎圍譙逖擊走之進鎮雍丘數遣兵要擊石勒勒鎮成歸附者甚多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計勒患之爲逖脩祖父墓因與逖書求通逖牙門童建降于勒勒斬送其首其畏之也如此四年帝以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兗豫等六州諸軍事逖以淵吳士雖有才望而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兩龍石勒字世龍

伯仁怨

呼伯仁百口累卿卿不聞伯仁出醉叱羣奴殺諸賊卿負我我負公軍中應對聲如鐘三言不答二賢死義未滅親先殺士君不見王彬哭友不拜兄幽冥未必無知己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懺花盒

建按晉書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舉兵反於武昌帝徵都督戴淵等入衛其從弟司徒王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僕射周顛將入見導呼之日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日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日導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據石頭導顛等出戰皆大敗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顛日卿負我顛日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

氏帶箭

秦鞭斷江江逆流八公草木皆爲仇山頭鶴唳爭回首城南老氏帶箭走雄兵百萬如倒山三十年來一翻手君不見捫蝨翁遺言莫遣西師東婦人孺子徒爲忠燕

山饑鷹思弄風歸來但哭陽平公

建按晉書北海王猛字景略少好學倜儻有大志桓
温伐秦猛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及秦王符堅即位用猛為丞相秦國治强猛臨終堅
親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
安和臣死之後願勿以晉為國猛卒數年堅會羣臣
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
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討
之何如羣臣多言不可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福
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
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
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堅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
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今勞師大
舉恐無萬全之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
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所幸張夫人
亦諫曰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而陛下獨決意行之
何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亦諫
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之
賢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西涯樂府

卷上

完

懺花盒

遂遣融督將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
自帥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繼發旗鼓相望前
後十里晉命都督謝石將軍謝元等帥衆入成堅登
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擊斬其前鋒將梁成堅登
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
皆以為晉兵撫然有懼色晉兵渡澗水融馳略陣馬
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
自相枕籍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
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
堅中流矢單騎走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
垂故燕主儁之弟有才略為慕容評所忌奔秦及秦
滅燕垂陰蓄復燕之志至是垂言於堅請往鎮慰北
鄙堅許之僕射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譬
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廳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
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不聽堅至長
安哭陽平公而後入後垂果叛秦自立為燕王老氏
符堅之別種也

五斗粟

五斗粟不屈人五株柳不出門舉世不我容上作義皇
民義皇夢不見一枕三千春

建按晉書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志宅邊種五株柳自號五柳先生因著五柳先生傳嘗與子儼等疏云當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

燕巢林

胡馬來飲淮浦春燕歸巢江樹石頭城立不住狼居胥
在何處耕問奴織問婢誰遣書生論兵事萬里長城原
自棄生不逢檀道濟

建按宋書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空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三月下詔誅之道濟見收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戴花盒

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日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二十六年帝欲伐魏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彭城太守王元護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元護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步兵校尉沈慶之固陳之曰治國猶治家耕當問奴織部侍郎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猶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帝不聽王元護等進圍滑臺魏主燾引兵南救衆號百萬元護敗走魏軍乘勝渡淮進至瓜步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震懼帝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人凡破徐兗等六州所過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自是邑里蕭條宋政衰矣狼居胥北狄中山名漢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斬獲而還

罷狗歎

石頭城中鎮將死父忠臣兒孝子袁家小兒匿不住乳
母怒門生喜殺郎君要賊利天地鬼神須鑒汝鬪場開

龍狗戲狗噬狂生如噬矢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
空姓褚

建按宋書宋末領軍蕭道成專制朝權謀篡宋祚中
書監袁粲與尚書令劉秉等密謀誅道成粲時出鎮
石頭以告侍中褚淵淵素附道成泄其事道成遣其
將戴僧靜攻粲粲子最以身衛粲僧靜道前斫之粲
謂最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爲孝子遂父子俱死
百姓哀之爲之諺曰可憐石頭城窟爲袁粲死不作
褚淵生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
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乳母呼天曰公
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
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
兒騎大龍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傷忽有一狗走入
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道
成後果篡宋卽帝位國號齊以褚淵爲司空淵從弟
紹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
復有今日之拜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戲花盒

鮮卑兒

鮮卑胡漢兒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纊使汝温飽
相歌呼胡爲虐彼無甯居漢土著鮮卑汝客作一匹絹
一斛粟爲汝擊賊使汝樂胡爲疾彼同剽掠高丞相三
軍主能胡言能漢語胡爲爪牙漢肺腑姦雄桀驚不足
數猶能虎視中原土君不見鮮卑小兒難共事河南行
臺徵不至

建按北齊書東魏勃海王高歡其先燕人世居北邊
遂習鮮卑之俗起兵平爾朱之亂進位大丞相歡每
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
爲汝織纊輸汝粟布令汝温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
則曰鮮卑是汝客作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
使汝安甯汝何爲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惟憚都督

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爲之華
言河南行臺侯景素輕歡世子澄之爲人嘗曰高王
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
歡疾篤澄詐爲歡書召景景不至歡卒景遂舉所統
河南十三
州降梁

吳老公

吳老公薄心腸夕河南且貞陽詐書實報恩作殃一身
非魏還非梁彼窮歸義棄不祥公心不薄爾可忘梁家
養客如養狼狼入彼室壞彼堂當時許媾惟朱張溧陽
公主誰家郎樂遊絲竹令人傷

建按梁書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河南行臺侯景來
降東魏遣兵討景武帝遣貞陽侯蕭淵明等禦之兵
敗被獲東魏大將軍高澄謂淵明日梁主若不忘舊
好諸人並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使人啓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懺花盒

梁景知其事乃啓帝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
復與通和使臣何地自處帝報曰朕與公大義已定
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爲東魏書求以
淵明易景中領軍朱異勸帝許之司農卿傅岐曰侯
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帝不聽復書曰貞陽旦至侯
景夕返景謂左右曰吾固知吳老公薄心腸於是始
爲反計襲據壽陽徵求無已且請娶於王謝帝曰王
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恨致牋於臨
賀王正德使爲內應正德許之景遂反於壽陽正德
引景兵渡江圍臺城踰年城陷帝憂憤絕膳而崩簡
文帝卽位景取帝女溧陽公主甚愛之
請帝禊飲樂遊苑帝聞絲竹淒然泣下

高涼洗

刺史召君勿行妾不知兵能知刺史情刺史來君勿戰
妾先請戰歸與君相見吁嗟乎高涼娶婦得婦力不見
刺史但見賊太原亦有娘子軍誰道軍中無婦人

建按梁書梁簡文帝時羅州刺史馮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蠻酋洗氏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服之融聘以為寶婦高州刺史李遷任謀反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鑄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任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洗氏謂寶曰平虜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告之身未敢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昌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任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唐書柴紹妻李氏唐高祖之女也高祖初起兵太原李氏亦散家貲聚眾又使人說降羣盜得兵數萬會秦王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涼風臺

涼風臺前池水赤赤星射空虹貫日斛律美人把玦
死向青天待明月君不見晉陽書中臨絕語會為樂陵
西滙樂府

卷上

三

懺花盒

華林園

建按北齊書齊主高洋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太子尚幼人將奪之耳謂弟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洋薨太子殷立踰年演啓其母婁太后廢殷為濟南王而自立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立之明年天文告變演以濟南當咎使人殺之未幾演因出敗馬驚墜地絕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演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演初許以弟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至是徵湛於晉陽與之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演薨湛繼立封百年為樂陵王三年白虹貫日赤星見湛欲以百年厭之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畱與其妃斛律氏入見湛於元都苑涼風臺湛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僕射光自擘之乃開光字明月齊之勳賢臣也湛未幾薨子緯

立昏在尤甚於華林園立貧兒村白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寵信讒佞誅翦親賢卒至亡國被殺
歸母怨

母告兒饑不得汝食寒不得汝衣汝身榮盛吾何爲兒
告母寒不見母寒暑不見母暑死若有知應得覩齊使
還周兵起天遣來來送死洛陽不死長安死殿前一殺
數十人母身在否無兒存丁甯莫遣齊師聞

西涯樂府 卷上 三言 懺花盒
建按後周書周太師相國宇文護母閻氏先留晉陽爲齊人所幽繫護每遣使尋求不得及周人謀與突厥再伐齊護王湛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令人爲其母作書與護云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旦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護報書云遭遇災禍違離膝下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

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云云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始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未幾突厥集兵告周欲其擊齊如前約護恐負突厥更生邊患不得已起兵攻齊洛陽齊并州刺史段韶救洛陽遇周軍遙謂曰汝字文護纔得其母遠來爲寇豈欲送死耶與戰周師大敗護走歸長安護母尋薨詔起視事護久當權專橫周主密與衛公直等謀誅之伺護朝太后周主以玉珽自後擊護踣於地直就斬之復召宮伯長孫覽等收護子弟親黨數十人於殿中殺之

和士開

五雜組二美女往復來和士開不得已出刺史五雜組
一簾珠往復來侍中廬不得已降詔書五雜組婁領軍
往復來賂餘珍不得已出國門

建按北齊書齊侍中和士開素爲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後主尤委任之威權

益盛趙郡王徽與領軍婁定遠謀出士開屢言於後
主及胡太后不得已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山陵畢
徽等促士開就道士開載二美女珠簾詣定遠獻之
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因得見太后及後
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觀朝貴意勢可畏臣出之
後必有大變因慟哭後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今
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
遠為青州刺史責徽以不臣之罪執而殺之復除士
開侍中右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
餘珍賂之樂府有五雜組篇起梁沈約

晉州急

晉州告急君莫歸勸君更為殺一圍晉州城陷君莫拔
閣裏濃妝待時發晉州戰敗君莫退馬上著禕猶按轡
琵琶絃絕為何人啼聲嗚嗚春向晨當時同生願同死
各向長安作胡鬼

西涯樂府

卷上

五

懺花盒

建按北史齊後主立侍婢馮小憐為淑妃如慧黠後
主惑之坐則同席行則並馬與之普同生死周師圍
平陽後主方與淑妃獵於天池告急者三至後主將
還如請更殺一圍從之乃帥大軍至晉州則城已為
周有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後
主救且止召淑妃共觀之妃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
拒塞之城遂不下齊師與周師戰兵纔合後主與淑
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卻妃怖曰軍敗矣後主遂以淑
妃奔還將立為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禕翟等后服
遇於中塗後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及周師
滅齊後主至長安從周武帝乞淑妃彈琵琶因絃斷
幾後主被殺以淑妃賜代王達淑妃知心斷絕應看
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
膝上絃達妃為淑妃所譜幾致於死隋文帝將賜達
妃兄李詢令著布裙
配春詢母逼令自殺

長江險

長江險天可恃齊三來周再至隋兵彊竟何事兵入城

吾有計樓高入天井入地生同歡娛死同避國有二嬪
無一士回首長江如雁棄君不見古來人和方地利天
爲吳王還魏帝

建按陳書陳後主荒于酒色盛修宮室嘗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皆以沈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後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常使張貴妃等夾坐日與尚書令江總等飲宴賦詩謂之狎客君臣酣歌自夕達旦隋文帝開皇八年以晉王廣爲元帥督楊素韓擒虎賀若弼兵五十一萬伐陳後主聞隋軍臨江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明年隋軍南北道並進韓擒虎兵入宮城後主遑遽將避匿僕射袁憲曰去將安之後主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既而軍人窺井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執送長安通鑑魏主丕伐吳臨江

西涯樂府

卷上

美

懣花盒

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還師

姦老革

姦老革天下甯有許多賊潼關以東大有人悔不盡殺東都民民不欲多多卽亂安得龍舟數千夫八萬君不見江都城外人圖儂那能更到丹陽宮

建按隋書隋煬帝卽位之元年卽事巡遊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愔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帝行幸江都御龍舟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番客所乘共數千艘舳舻相接二百餘里用挽士八萬餘人巡遊無度人不聊生及帝征高麗楚公揚元感反於黎陽圍東都兵敗而死帝使御史大夫裴蘊等推元感黨與謂曰元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爲盜耳由是所殺三萬餘人枉死者大半後帝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

猶大有人在。意謂平元感殺人尚少也。時區宇之內盜賊蜂起。近臣共相掩蔽。不以實對。會帝問納言蘇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茲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帝不懌。威出。裴蘊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帝在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不自安。嘗仰觀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僞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未幾爲宇文化及所弑。

西涯樂府

卷上

三

懺花盒

西涯樂府卷下

明李東陽著

山陰宋澤元瀛士校刊

太白行

太白經天照城闕甲光侵肌冷如鐵秦王袍沾息王血
龍攀鳳附不自由何乃棄君來事讎危言逆耳誰為謀
古來天子不觀史飾詞佞筆徒為耳胡不自脩為謗弭

建按唐書唐高祖三子長太子建成次秦王世民次
齊王元吉唐之有天下皆世民之功高祖嘗有意以
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欲害世民世
民先發誅建成元吉武德九年六月庚申太白經天
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
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罪惡明日世
民遂帥無忌等入伏兵於元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

西涯樂府

卷下

一

懺花齋

敬德射殺元吉上國立世民為太子軍國庶事悉委
處決初洗馬魏徵嘗勸建成早除秦王及是世民召
徵謂曰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自若對曰先太子
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引為詹事
主簿亦召故太子中允王珪以為諫議大夫是年八
月詔太子即位是為太宗文皇帝追封建成為息王
擢徵珪皆為侍中信任之貞觀十七年上謂諫議大
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
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天
子自觀史也上又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所以欲
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卿可撰六月
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
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
焉即命削去浮
辭直書其事

譽樹行

莫愛庭前樹一愛百譽隨向非諫臣言不知佞者誰不

知尙自可不去安用知甘言終幸憐逆耳先防辱那將
君王樹不及太尉足

建按唐書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右衛將軍宇文士及
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
知佞人謂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仇池
墨記宋宦者李憲用事官太尉士夫皆奴事之彭孫
氣凌公卿然嘗爲憲濯足曰太尉足何
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詭不大甚乎

亡賴賊

亡賴賊逢人殺難當賊不平殺爲佳賊臨陣殺爲大將
見賊殺少年作賊不愛身逢時幸作干城臣宮中一言
後宮易終負先朝爲國賊

建按唐書李勣少從翟讓李密爲羣盜後降唐以功
累封英國公勣嘗謂人曰我年十二三時爲亡賴賊

西涯樂府

卷下

二

藏花盒

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不愜意則殺之十七
八爲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爲
并勞都督十餘年令行禁止朕夷懷服太宗曰隋煬
帝勞百姓築長城卒無所益朕惟置李勣於晉陽而
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後立太子於勤爲詹
事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無踰於公者太宗
崩太子卽位是爲高宗以勣爲左僕射上欲立太宗
才人武氏爲皇后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皆執諫上
以問勣曰朕欲立武氏爲后而大臣皆固執以爲不
可事當且已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上意遂決廢王皇后爲庶人命李勣齋璽綬冊皇后
武氏武氏權詐兇悍高宗崩卒廢其子中宗而自立
爲皇帝殺唐
子孫幾盡

机上月

李唐天下猶有主兒欲與韋母欲武武家廟食唐爲周
唐宗骨肉皆仇讎周庭酷吏開告密白頭司空反是實

司空不死唐不亡天意豈在廬陵王中興功業回天地
盡是司空門下吏二凶雖除五王族痛恨當年存机肉

建按唐書及通鑑唐中宗卽位欲以后父韋元貞爲
侍中中書令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
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曰太后武氏太后廢中
宗爲廬陵王而立豫王旦爲皇帝居別殿政事皆決
於太后未幾太后改元光宅立武氏七廟追王祖考
太后又疑天下人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
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令
按制獄競爲深酷羅織每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
中外畏之甚於狼虎垂拱五年太后潛謀革命悉誅
宗室韓魯等諸王數十人明年遂除唐宗室屬籍改
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爲皇嗣改姓武氏長壽元
年來俊臣羅告平章事狄仁傑謀反下獄俊臣脅之
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
是實仁傑子上變告得出聖歷元年太后姪武承嗣
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於太后勸召還廬陵
王且曰姑姪之於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

西涯樂府

卷下

三

藏花盒

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
也太后意悟由是遣使迎廬陵王於房州立爲太子
太后信重仁傑仁傑嘗薦張柬之有宰相才太后卒
用爲相又嘗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奉爲名
臣仁傑卒後贈司空梁國公神龍元年張柬之與桓
彥範敬暉及崔元暉袁恕己等舉兵匡復斬太后素
所幸張易之張昌宗等中宗復位遷太后於上陽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柬之暉曰二凶雖
除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
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
矣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而三思復與韋后
及上官婕妤通由是上與三思圖議政事用其計封
敬暉等五人爲王罷其政事暉平陽王彥範扶陽王
東之漢陽王恕己南陽王元暉博陵王皆罷爲州刺
史三思尋使人告五王謀反
貶諸州司馬仍矯制追殺之

韓休知

內家伎樂喧歌酒外庭宰相還知否語罷封章驚在手

君王對鏡念蒼生一身甘爲韓休瘦嗚呼曲江已後無
此賢梨園羯鼓聲震天何由再見開元年

建按唐書唐元宗卽位開元初年勵精政事幾致太平二十一年以尚書右丞韓休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上或宮苑遊宴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身也未幾休罷以中書侍郎張九齡同平章事九齡嶺南曲江人守正盡忠天下稱曰曲江公二十四年九齡罷以李林甫爲中書令林甫柔佞狡險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上不悟也上精曉音律酷愛法曲選樂工宮女自敎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好羯鼓稱爲八音領袖羯鼓本戎羯之樂也

腹中劍

腹中劍中自操一日不試中怒號構仇結怨身焉逃一

西涯樂府

卷下

四

戲花盒

夜十徙甘爲勞生無遺憂死餘恨恨不作七十二冢藏

山劫

建按通鑑綱目唐李林甫爲相羣臣凡有才望功業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林甫又自以多結怨嘗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天寶十一年林甫卒楊國忠爲相使人告林甫嘗與故降胡阿不思謀反詔削奪官爵剖棺抉舍利殮金紫更以小棺用庶人禮葬之後肅宗克長安日欲敕諸將發林甫冢焚骨揚灰以李泌諫而止南村輟耕錄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工壘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家藏君屍

卿勿言

卿勿言朕自思南詔覆師君不知卿勿憂朕自保范陽
弄兵苦不早卿邪誰邪高與楊非姚非宋還非張有言
如此尚不用豈有藥石鍼膏盲君不見咸陽老人能直
諫何曾得睹君王面

建按唐書及通鑑元宗天寶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
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敗沒右相楊國忠隱其敗更
以捷聞益發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者上嘗謂宦者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
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
師又邊將擁兵太盛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
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時范陽等處節度使
安祿山專制三道久蓄異志奏請以蕃將代漢將楊
國忠與平章事韋見素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
許上不聽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與上謀授祿山
平章事召詣闕已草制不發更遣中使輔瑋琳往察
其變瑋琳受祿山路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
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事遂寢未幾祿山發所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陷洛
陽入潼關上出奔至咸陽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
山包藏禍心蓋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往誅之
使得逞其姦逆草野之臣知必有今日久矣但九重
嚴邃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而訴之乎上曰
此朕之不明悔無
所及慰諭而遣之

西涯樂府

卷下

五

懺花盒

馬嵬曲

唐家國破君不守獨載蛾眉棄城走金甌器重不自持
玉環墮地猶回首前星夜入紫微垣王風盡掃長安殫
上皇捲甲三川外父老含悲長慶前世間萬事多反覆
自古歡娛不爲福君不見西宮露刃迎何如坡下屯兵

宿

建按唐書及通鑑元宗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賊兵破潼關上從楊國忠策幸蜀獨與楊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現近宦官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國忠貴妃之從兄也至馬嵬驛宿坡下將士饑疲皆憤怒將軍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遂殺之以鎗搗其首元禮等復奏殺貴妃將士始整部伍爲行計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上命分後軍二千人從太子太子至平原朔方留後杜鴻漸等上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元宗爲上不許賤五上乃許之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元宗爲上皇天帝至德二年皇子廣平王叔司空郭子儀等收復兩京遣使請上皇還京上皇至鳳翔悉以甲兵輪郡庫上發精騎二千奉迎既至京上皇愛興慶宮居之嘗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時宦官李輔國握兵專橫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元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奉迎居大內以杜亂萌上不許會上不豫輔國矯詔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上皇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

西涯樂府

卷下

六

懺花盒

皇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遂扶掖如西內居甘露殿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上皇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崩梁書武帝曰我國家如金甌玉環楊貴妃小字

青巖山

青巖山甄郎高風不可攀祿山使者封刀還入東京見黃蓋帝勅僞官階下拜鄭虔貶死王維生故人獨有蘇

源明君不見舞象悲啼樂工哭賊斫工屍分象肉

建按唐書及通鑑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其黨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祿山子慶緒亦使使強昇至洛陽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詣軍門上謁倣遣詣京師肅宗以爲秘書郎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爵詔推爲考功郎中知制

誥士庶受賊官祿者合三司條件奏聞著作郎鄭虔
給事中王維嘗受祿山官祿山大宴凝碧池維賦詩
痛悼詩聞行在維因是得減論下遷太子中允虔貶
台州司戶參軍卒祿山之宴凝碧池合梨園弟子盛
奏眾樂多欲獻泣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
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又出明皇所教舞象
左右教之拜舞象皆努
目不動祿山盡殺之

曳落河

曳落河雖多如我劉秩何幕中擊劍笑且歌回紇意已
輕唐家朔風捲火隨塵沙牛車載甲空倒戈義軍四萬
同日死野老痛哭陳濤斜陳濤斜爲誰哭明日上書甘
放逐

建按唐書及通鑑同平章事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
實才肅宗卽位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以李
西涯樂府

卷下

七

獻花盒

楫爲司馬劉秩爲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
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
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
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
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琯走行在請罪上宥
之門容董庭蘭藉琯勢招權納賄爲御史所劾罷爲
太子少師右拾遺杜甫與琯布衣交上疏言琯罪細
不宜免上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
言者路上意乃解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嘗有悲
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又哀
江頭詩云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
潛行曲江曲樂府蓋用其語也

睢陽歎

將軍有齒嚼欲碎將軍有背血成淚生爲將星死爲厲
盡是山川不平氣二人同心金不利天與一城爲國蔽
強兵坐擁曠相視孝子忠臣竟誰是千載功名亦天意

君不見河南節度三日至

建按唐書及通鑑安祿山反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屯雍工賊來攻輒敗之後移守睢陽與太守許遠相見遠謂巡曰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將尹子奇引兵攻睢陽屢為巡所敗賊憤怒徵兵數萬復來攻益急城中食盡士皆饑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時都知兵馬使許叔翼在譙郡尚衡在彭城河南節度使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進明曰大夫坐擁強兵會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進明終不聽眾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日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巡遠俱被執子奇問巡曰聞君每督戰大將輒皆裂血而嚼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餘纔三四并南霽雲等三十六人皆被殺縛遠送洛陽亦半道不屈死巡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

西涯樂府

卷下

八

懺花盒

人巡死三日而河南節度使張鎬以救兵至十日而廣平王俶復東京陳留人殺尹子奇以城降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物莫能間也韓退之序張中丞傳後云二公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遮蔽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河陽戰

裨將退元帥怒先取廷玉後僕固牙旗颯地高掣空將軍號令如雷風逆賊夜散潼關東元功獨冠中興中營蠅斐錦難為忠空令憤死田神功

建按唐書及通鑑肅宗乾元二年兵馬元帥李光弼移軍河陽賊史思明來攻聲勢甚盛光弼出戰合諸將日雨輩望吾旗而戰吾颯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颯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再戰裨將郝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日馬中箭非敵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

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
動天地賊眾大潰思明遁去其後光弼又屢敗思明
兵於懷州河陽光弼治軍嚴重有謀能以少制眾戰
功爲中興第一時宦官魚朝恩程元振用事深忌疾
之曰謀所以中傷者代宗時吐蕃入寇上出幸陝詔
徵諸道兵光弼畏讒竟遷延不至引兵歸徐州擁兵
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詩青蠅篇云營營青蠅成是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又巷伯篇云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令公來

令公死回紇至令公來葛羅拜後卻三軍前一騎回紇
盟吐蕃退令公度量包天地君不見長安城章敬寺眼
中那有軍容使

西涯樂府

卷下

九

幟花盒

建按唐書及通鑑代宗永泰元年叛臣僕固懷恩誘
回紇吐蕃雜虜數十萬人寇詔元帥郭子儀屯涇陽

以禦之懷恩道病死二虜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
李光瓚說回紇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
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身說寡不敵難以力勝
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入眾之可不戰而下也
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不許遂與數騎開門
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
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
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
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
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乎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
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豈肯與公戰乎子儀
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戰乎子儀
因說之使擊吐蕃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
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子儀因取酒共飲遂與定
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大厯中觀軍容使魚
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窮極壯麗子儀入朝朝恩邀
之遊宰相元載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
儀不聽將士請東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
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
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

聞告朝恩撫膺流涕曰
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司農笏

司農手中無寸鐵奮笏擊賊賊腦裂賊雖未死氣已折

奉天天子雙淚橫十年棄卿真負卿臣身區區勞記憶

平原太守曾未識

建按唐書及通鑑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
亂上出幸奉天賊迎太尉朱泚入宮光祿卿源休等
皆爲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
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謂子弟曰
吾當以死殉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使奉迎乘輿泚
不悅秀實與將軍劉海濱等謀誅泚會泚召源休等
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
狂賊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
額流血洒地匍匐走海濱等無至者秀實遂遇害上
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天寶中顏真卿
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
壯實倉廩及祿山反河北郡縣皆望風瓦解獨平原
城守具備使司兵李平馳奏始元宗聞亂歎曰河北
二十四郡會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
顏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至德宗朝真卿爲姦臣
盧杞所忌竟陷死于逆賊李希烈之手而德宗曾不
悟也

西涯樂府

卷下

十

藏花盒

問中使

問中使幾日發長安老臣當死死不難中使言從大梁
至大梁賊耳胡稱使君不見吐蕃使者中道亡相臣節
度死鳳翔老姦有貌幸不揚三年飽食居廟堂澧州客
死非人歎

建按唐書及通鑑德宗建中三年逆臣李希烈陷汝
州上問計於宰相盧杞杞素惡太子太師顏真卿剛

西涯樂府

卷下

十一

懺花齋

新州司馬其後上欲復用杞賴給事
中袁高等執諫而止徙澧州別駕死

養兒行

朝廷養公公養兒兒爲心腹股肱誰當時意氣各相許
兒不負公公負主養兒至死心不易甯不爲兒不爲賊
君不見入朝告變歸殺身此兒非養甯非真養兒身死
名不腐惟有真兒心獨苦

建按唐書及通鑑德宗興元元年太尉李懷光有異
志潛與賊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人告之事覺
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
平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
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爲人
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殺之以其兵
反德宗奔梁州明年諸軍討懷光兵敗懷光縊死初
懷光之有功也其子雍入見上以爲監察御史及懷

直欲害之乃對言誠得儒雅重臣往爲陳禍福可不
勞軍旅而服乃薦真卿上以爲然遣真卿宣慰希烈
真卿至宣詔希烈使其養子千餘拔刃擬之真卿色
不變希烈拘送蔡州後遣中使殺之中使曰有敕賜
卿死真卿再拜訖問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
幾日發長安中使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
謂敕耶遂縊殺之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起
以建中二年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
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時上以幽州兵在
鳳翔思得重臣鎮之杞忌宰相張鑑忠直爲上所重
欲出之乃謬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
撫臣請自行上悅首末言杞遽曰陛下不以臣貌寢
陋不爲三軍所服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鑑曰無以
踰卿鑑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以鑑兼鳳翔節度
使明年鑑爲部將李楚琳所殺禮部尚書李揆有才
望杞惡之遣使吐蕃上曰揆且擄行則吾今年少於
夷非老成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擄行則吾今年少於
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卒杞之妬賢
嫉能狙害隱毒類如此卒致禍亂天下無不痛憤四
年復激成李懷光之亂衆論喧騰上不得已貶杞爲

光潛謀叛逆，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非不愛其父，與家族也。願臣力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唯亦自殺

侍中走

平涼壇西鼓聲吼，伏兵大呼侍中走。君王正喜邊兵休，武將盡賀書生憂。邠甯飛書夜半至，西平老臣皆掩涕。君心多猜謀不足，平涼不伏長安伏。枉伐大安園上竹，

建按唐書及通鑑，德宗貞元二年吐蕃酋尚結贊入寇，爲節度使西平郡王李晟所敗，尚結贊謂其子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乃離間李晟、卑辭厚禮，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燧

西涯樂府

卷下

七

懺花盒

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宰相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而親便上，遂從其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乃加晟大尉，罷鎮尚結贊。請渾瑊主盟，上以瑊爲會盟使，赴盟所。晟戒以深爲之備，瑊不信，奏吐蕃決以幸，未盟，延賞集百官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之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通，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馳去，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是日，上視朝，謂羣臣曰：今日和戎，誓可息矣。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是夕，邠甯節度使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李晟大安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卒爲變。晟伐其竹焉。

永貞嘆

王郎索飯黃扉裏鄭州相公呼不起六街鬼魅夜攪人
公門白日成官市紛紛逐客不足嗟河東司馬文章家
江湖浪客河間婦世事榮枯一翻手詩翁莫賦永貞年
後來何代無此賢

建按唐書及韓柳文集唐順宗爲太子時翰林待詔
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愛幸叔文詭譎
多詐與伾相依附密結朝士之有名而求速進者員
外郎柳宗元監察御史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踪跡詭
秘莫有知其端者永貞元年順帝即位病瘖不能聽
政以王伾爲散騎常侍叔文爲翰林學士居中用事
引其黨韋執誼爲相與相唱和宗元禹錫等主采聽
謀議互相推獎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其門晝夜百僚
如市宰相賈耽惡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方食百僚
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故事告叔
文怒叱之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索飯
執誼遂與同食閣中諸宰相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

西涯樂府

卷下

三

懺花盒

莫敢言鄭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索馬徑歸
遂不起珣瑜鄭州榮澤人也八年八月憲宗卽位伾
叔文皆貶死遠州執誼貶崖州司戶宗元等再貶諸
州司馬宗元河東人有高才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
推仰嘗著李赤傳李赤江湖浪人也爲廟鬼所惑又
著河間傳河間淫婦人也先貞而後淫其意皆有所
寓也宗元後遷柳州刺史卒昌黎韓愈與宗元友善
賦永貞行以憫之云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合小人
乘時偷國柄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
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元臣故老不敢語
晝夜涕泣何沈瀾嗣皇卓犖信英主共流幽州鯨死
羽四門肅穆賢俊登數君匪親豈其朋郎官清要爲
矜嗟爾旣往宜爲懲

鄭歇後

鄭歇後登台司國事去嗟何爲唐之衰風不競天下紛
紛非一鄭君不見宋家養士得士力無數忠賢海中溺

建按唐書及通鑑唐昭宗乾甯元年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好談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號歇後鄭五上聞以為有所蘊未盡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如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數月以疾乞骸致仕宋帝昺祥興二年帝在崖山元兵襲之師潰丞相陸秀夫負帝同溺諸臣從死者甚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樞密副使張世傑行收兵遇颶風亦溺焉

白馬河

白馬河河水深可投清邪濁邪同一流萬古不滌衣冠羞人生到此紛鴻毛紛鴻毛竟何益唐之亡非此日

建按唐書及通鑑唐昭宣帝天祐二年賊臣朱全忠謀篡唐祚從其黨柳璨李振之計欲盡除朝廷舊臣

西涯樂府

卷下

古

梅花盒

於是貶宰相裴樞獨孤損崔遠等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三十餘人聚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漢書司馬遷云死或輕於鴻毛

十六州

契丹助晉兵一號三十萬晉家報契丹一數一匹絹三十萬絹未足惜一十六州空棄擲遂令宋統成偏安中原以北無幽燕金元相承二百載慟哭衣冠化兜鍪至今五鎮接三邊不備西陲備東海

建按五代史後唐廢帝清泰三年徙河東節度使石敬瑭鎮天平敬瑭不受命唐發兵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至晉陽與唐兵戰唐兵大敗契丹立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

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僞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由是中國遂失東北數千里險要之地宋有天下竟不能復其後宋徽宗時東狄女真起兵滅遼是爲金宋理宗時北狄蒙古又起兵滅金是爲元皆建都幽薊侵據中原衣冠正統之地化爲狄者二百餘年皆由石晉之作俑也逮明太祖滅元十六州等地始復爲中國有於是西置延綏甯夏甘肅三邊以備西陲東設大同大甯宣府獨石遼東五鎮以備東海橫外安內之烈視古帝王爲獨盛矣

王凝妻

妾生愛身如愛王玉可玷身不可辱生不逢魯男子彼氓何知妾爲恥揮刀斷臂不自謀已看此臂爲妾仇不恨妾身出無主但恨妾身爲婦女君不見中原將相誇男兒朝梁暮周皆逆旅

西涯樂府

卷下

五

懺花盒

建按五代史齊人王凝爲號州司戶參軍卒于官妻李氏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孔子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夜暴風雨趨而託焉魯人閉而不納嫠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如魯男子者也通鑑周太師中書令馮道自唐莊宗世已貴顯莊宗祖歷事明宗廢帝及晉高祖契丹德光漢高祖周太祖世宗凡五朝入姓皆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道爲人滑稽多智淳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君子羞之司馬溫公謂道爲相歷五朝入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怍色歐陽永叔謂觀其所著長樂老敘可謂無廉恥矣者

鎖繼恩

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繼恩一鎖成鴻圖太宗雄鑒絕代無武功勿頸秦王殂當時趙相非呂徒誰復糊塗如此乎宗乎善矣為孫謀

建按宋史太宗欲以參知政事呂端為相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拜端平章事未幾帝不豫真宗為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其黨謀立楚王元佐端入問疾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促太子入侍及帝崩李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閣鎖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甯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宋史宋太祖弟二曰晉王光義曰秦王廷美子二曰武功郡王德昭

西涯樂府

卷下

六

藏花盒

日興元尹德芳太祖母杜太后臨崩遺命太祖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以傳德昭仍命宰相趙普為約普書藏之金匱太祖崩光義即位是為太宗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義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歸久不復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未幾德芳亦天歿廷美始不自安帝以傳國事訪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帝意遂決或告秦王有陰謀詔貶為西京留守普復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怨望復降封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廷美憂悸卒

急流退

呂丞相眼欲穿錢樞密興已翩君有輕士心臣有制命權命在我不在天明日拂衣遊華山

建按事文類聚宋樞密副使錢若水少時常謁華山陳希夷希夷愛其神清可與學道謂之曰明日當再

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
若水以火筋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
人也若水登科爲樞密時年纔四十卽致仕老僧乃
麻衣道者也又按宋史太宗至道元年罷同知樞密
院事劉昌言以翰林學士錢若水代之初昌言之罷
也帝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宰相呂蒙正罷帝又
曰蒙正望復位眼穿矣若水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
無兼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乃移疾求
解機務
致仕

城下盟

澶州城南見黃蓋澶州城北虜兵退南朝相公方鼐睡
讒言後出功臣猜城下一盟成禍胎孤注之說何危哉
城下盟君不辱猶勝金陵與西蜀當時若恥城下盟縱
寇不追真大錯

西涯樂府

卷下

七

懺花盒

建按宋史及宋名臣言行錄真宗景德元年契丹隆
緒大舉入寇敗宋兵進抵澶州召中外震駭帝以問宰
相寇準準請帝幸澶州親視帝召羣臣問方略參知
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
幸成都帝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大
駕親征敵當自遁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
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駕
至澶州城南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欲駐蹕準又固
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
威決勝也乃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
大呼契丹氣奪以數千騎來薄城下官軍迎擊斬獲
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寇準居北城悉以軍事付
準帝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每夕與學士楊億飲博歌
謔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
憂契丹遣使請盟邀求歲幣準不許畫策欲擊之使
虜隻輪不返日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帝方厭兵不
聽準計竟以歲幣三十萬許盟而還帝自瀘淵還待
準甚厚每朝退帝嘗目送之王欽若進曰陛下敬準
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
之瀘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功何也以萬

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且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相出知陝州

崑崙戰

崑崙關頭戰骨枯龍衣裹血紅模糊軍中喧言老儂死不是彼儂安有此將軍貴實不尙功世上安有將軍忠君不見漢皇一赦雲中守武將紛紛皆藉口

建按宋史仁宗皇祐中夷酋儂智高叛寇陷嶺南諸州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督諸軍討之青至賓州按兵休士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明日青整軍馳一晝夜渡崑崙關賊方覺悉眾逆戰青麾番落騎兵出賊後夾擊之賊大敗追奔五十里斬首萬計智高夜遁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史記馮唐傳唐對文帝曰魏尙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敢

西涯樂府

卷下

六

懺花盒

近塞虜曾一入尙牽車騎擊之所殺甚眾上功幕府坐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賞輕罰重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矣上說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

金陵問

王安石還聖人熙甯天子空稱神程夫子眞聖徒一言非評還非諛世更有人如此無古來君相關氣運河南不問金陵問一時言千載恨

建按宋史及龜山語錄神宗熙甯初河南程顥爲監察御史襄行時參知政事王安石方爲帝所倚任議行新法帝一日問顥王安石是聖人否顥曰詩稱周公之德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則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顥居職數月竟與安石議論不合而罷顥從十四五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卒與弟頤昌明道學天下尊之稱明道先生朱子謂孟氏以來一人而已後封河南伯王安石臨川人晚居金

陵故時稱
王金陵焉

奇才歎

奇才復奇才二聖一語孤臣哀孤臣哀淚如雨眾欲殺
臣臣有主不然安得夢中身上語

建按宋史神宗熙寧中眉山蘇軾為開封府推官與
王安石不合乞外通判杭州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
宣等安石黨也怨軾摘其所為詩語以為誹訕逮赴
臺獄欲寘之死宰執吳充等成救軾帝亦憐之乃止
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後帝數有意復用軾輒為當道
者所沮神宗崩哲宗立累遷軾翰林學士嘗鎖宿禁
中召見便殿宣仁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
曰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
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日非也對
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對
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
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
后與帝亦泣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太皇
太后神宗母哲宗祖母也時哲宗幼太皇太后臨朝
政

西涯樂府

卷下

克

懺花盒

安石工

端禮門金石刻丞相手書姦黨籍長安役者安石工不
識人賢愚但識司馬公卑疏不敢與國事幸免刻名為
後累匹夫憤泣天為悲黃門夜半來毀碑碑可毀亦可
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

建按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為相用事追憾元祐
諸賢乃籍宰執司馬光等及從臣蘇軾程頤等百二
十人謂為姦黨請帝書之刻石于端禮門京又自書
為大碑徧頒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
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
司馬相公者海內皆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

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日被役不敢辭乞免鵠
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五年亭星
見詔求直言中書侍郎劉逵請碎元祐黨碑寬上書
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翌日蔡京見
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後史臣作宋姦臣傳
以蔡京居卷首又按近日肝江何椒正先生題霽川
沈暉重刻元祐黨籍碑云蔡京此意蓋欲污衊諸賢
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然而公燦然若繁星之麗天
可泯至于摩挲遺刻歷數姓名燦然若繁星之麗天
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連名爲榮會不
以爲辱也京可謂謬用其心矣暉以其祖于名在黨
籍懼久而磨滅特取家藏揭本重刻于石碑之所列
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
爲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
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不信哉建按
此亦所謂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者故引之
以足西
涯之意

夾攻誤

西涯樂府

卷下

二

懺花盒

夷狄自相圖古稱中國利遼亡金已殫金亡元愈徻如
何夾攻策竟蹈前車弊惜哉鷓蚌功誤爲唇齒累一誤
國不支再誤國不祀咄哉宋君臣千載傷失計

建按續通鑑宋徽宗時東狄女真阿骨打叛遼稱帝
國號金屢敗遼兵陷遼郡縣宰相蔡京幸宦者童貫
勸帝與金約夾攻遼以取燕雲議者多以爲不可不
聽童貫帥師伐遼敗績及金人取燕來歸燕京六州
之地燕之子女玉帛皆爲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
而已遼亡金人分道入寇陷京師以徽欽二帝北去
高宗卽位南渡都于杭州中原皆爲金有甯宗時韓
鞞蒙古鐵木真叛侵金盡陷西北諸路理宗時汴都
復陷金主走蔡州蒙古遣使來議夾攻帝許之命京
湖制置使史嵩之以兵會伐金亡蒙古舉兵入寇
境土日蹙宋祚卒爲所
滅蒙古後建國號曰元

兀朮走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卻走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
華人頓足胡兒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禿胡天爲中原
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建按宋史高宗建炎四年金帥兀朮率師自浙西還趨鎮江制置使韓世忠先移師待之謂諸將曰敵至必登山龍王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廟中百人伏岸下約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合擊之金人果有五騎趨廟廟伏兵喜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緋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紹興元年兀朮復會兵攻鳳翔之和尙原陝西都統制吳玠選強弩命諸將分番迭射奇兵傍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髻其鬚遁

金字牌

西涯樂府

卷下

三

戴花盒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迴士氣鬱怒聲如雷聲
如雷震三陲幽薊已復無江淮讎虜和壯士死天下事
安有此國之亡嗟晚矣

建按宋史高宗紹興十年少保招討使岳飛擊敗金兀朮兵于郾城又大敗之于朱仙鎮兀朮走還兩河豪傑皆帥眾歸飛中原響應金人大震飛指日提兵渡河而窺相秦檜用事方欲畫淮以北與金議和請令班師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初示郾城引兵還民皆遮馬慟哭留飛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既還所得州縣皆復爲金有檜欲收諸將兵權除飛樞密副使兀朮遺檜書使必殺飛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諷臺臣論罷飛復誣以罪下獄死并殺飛子雲

三字獄

朋黨謫天下惜惜不惜貶李迪三字獄天下服服不服
殺武穆姦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真無權崖州一死
差快意遺恨施郎馬前刺

建按宋史真宗未平章事丁謂李迪同爲相謂岡上
弄權迪面奏之罷迪知鄆州謂怨迪不已復誣以與
寇準朋黨貶衡州團練副使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
如士論何謂曰異日線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
已謂尋以內侍雷允恭女道士劉德妙事敗連貶崖
州司戶參軍後竟卒至高宗中秦檜欲殺岳飛與樞
密使張俊合謀誘飛部將王貴王俊使誣告飛又命
諫議大夫万俟卨誣飛與其子雲致書都統制張憲
合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傅會
成獄樞密使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須
雲與張憲書雖不明然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
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飛竟死于獄雲與憲皆殺于
都市天下冤之他日檜晨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
全挾刃遮檜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

西涯樂府

卷下

三

懺花盒

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殺我故欲殺
汝也乃磔全于市飛後追封鄂王諡武穆

千金贈

相門深深夜不扃百年恩重千金輕二人辭受本同情
君王但賞辭金名嗚呼一檜死一檜生君王孤立臣爲
朋誰哉更問胡邦衡

建按宋史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太師秦檜病篤召參
知政事董德元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至卧內屬以後
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
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
黨遂信任之累擢至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
挾詐傾邪所爲多效秦檜益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
也遂罷奉祠孝宗朝思退復相仍主和議與王之望
尹穡等相朋比未幾以罪免宋史胡銓字邦衡廬陵
人任至工部侍郎嘗兩論秦檜湯思退
主和誤國之非言甚激切時論推之

參謀來

新將代舊將去參謀來軍有主受命犒不受戰參謀行
真獨斷宋家養兵二百秋大功竟屬書生收翻令愧死

劉揚州君不見陝西歸來笏畫地遺恨他年六州棄

建按宋史高宗紹興末金主亮大舉南侵詔以知樞
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
謀軍事時大將王權自和州遁還以都統制李顯忠
代之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
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星
散無統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
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
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
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
處時金兵已數十萬臨江北岸允文部分甫畢敵已
大呼麾數百艘繞江而來允文督軍殊死戰至日暮
敵始遁允文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明日敵復至

西涯樂府

卷下

三

梅花盒

允文預分舟師以待夾擊復大敗之顯忠至允文還
京口謁江淮制置使劉錡時錡自揚州病甚執允
文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
儒生我輩愧死矣數月錡嘔血卒尋以允文爲川陝
宣諭使允文遂與宣撫吳玠經略中原復取陝西三
路十六州軍會孝宗受禪參知政事史浩議盡棄陝
西召允文還允文入對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
史浩誤朕也時朝廷遣使議和宰相湯思退又欲棄
唐鄧海泗四州允文爭之不能得後金兵復
至又索商秦二州帝大悔不用允文之言

兩太師

和議是塞外蒙塵走天子和議非軍前函首送太師議
和生議戰死生國讎死國恥兩太師竟誰是

建按宋史靖康間金人陷京師以徽欽二帝北去遷
于五國城高宗卽位南渡都杭州用岳飛韓世忠吳玠
劉錡等爲將屢敗金兵中原指日可復適太師秦檜
專權懷姦罔上忌諸將成功力主與金議和納幣

稱臣忘讐忍恥雖舉朝皆以爲不可而不聽也於是二帝竟死於塞北而中原卒爲金有矣後六十餘年至甯宗朝知閤門事韓侂胄夤緣后戚累官至太師平章軍國事會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遂起北伐之謀朝臣多言不可侂胄不納趣諸將郭倬皇甫斌李爽等進兵倬等皆庸才無將略相繼潰敗金人遂分道來侵淮陝郡縣多陷中外大懼禮部侍郎史彌遠等白帝密謀殺侂胄于玉津園遣使講和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斲棺取其首畀之金人竿侂胄首于通衢罷兵

濟陽怨

宮中快行過巷門巷中皇子心如焚相臣引入舊班裏今我胡爲猶在此殿頭燭影坐者誰殿帥捽頭聽詔詞君爲臣臣就國父子幽明不相白湖州義兵翻作殃身死猶貽諫官謫濟陽冤冤不極

西涯樂府

卷下

五

懺花盒

建按宋史甯宗嘉定間以未有儲嗣立沂王嗣子竑爲皇子而以宗室子貴誠遠沂王後時丞相史彌遠專權竑惡之每形於言彌遠大懼思欲廢竑立貴誠而未遂也未幾甯宗崩彌遠與楊皇后謀廢竑立於宮中遣快行宣貴誠令之曰今所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也苟誤者斬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貴誠既至彌遠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班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震紿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耳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理宗已卽位矣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矯遺詔封竑濟陽郡王尋進封濟王出居湖州未幾湖州人潘壬以史彌遠廢立心不平乃起兵謀立竑討平之彌遠忌竑乃詐言竑有疾令其親客將醫侍疾逼竑繼死詔追旌爲巴陵郡公於是禮部侍郎眞德秀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大理評事胡夢昱皆以申論濟王之冤

相繼
貶謫

金大將

汝何官金大將汝何名陳和尚好男子明白死生金人死金鬼脛可折吻可裂七尺身軀一腔血金人憤泣元人誇爭願再生來我家吁嗟乎衣冠左衽尚不恥胡虜

之臣乃如此

末二句本集作文山烈後
疊山死汝能不學乃出此

建按續通鑑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有勇略善用兵屢敗元人諸軍倚以為重金天興五年行省完顏合達與元太弟施雷戰于三峯金師大潰合達與陳和尚走鈞州元兵攻鈞州破之陳和尚趨避隱處俟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元兵士以數騎夾之詰太弟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

西涯樂府

卷下

三

幟花盒

知我者元兵欲其降斫足脛拆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饘醑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合達亦被殺

戚里堦

戚里堦城貴妃社內侍董丞相無私交難共事臺兵不待章奏批丞相出城君不知丞相出天下惑君不知竟

何國

建按宋史理宗時蕭山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堦簪緣閭貴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得權侍御史柔佞善逢理宗大悅之大全由是招權納賄右丞相董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于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隔兵百餘人露

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
物論殊駭

木綿菴

多寶閣中歡不足木綿菴前新鬼哭裂膚拉脇安足論
天下蒼生已無肉君王不誅監押誅父讎國憤一時攄
監押死死不滅元城使者空嘔血

建按宋史理宗朝籍田令賈似道賈貴妃之弟也累遷至右丞相兼樞密使權傾中外蠱惑帝心進用羣小變更法制度宗立以似道爲大師平章軍國重事十日一朝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與羣妾淫樂其中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元兵圍襄樊日久邊事益急似道蒙蔽不督兵赴援及襄樊相繼陷沒元兵東下似道不得已始請出師與元兵戰于江上師大潰詔罷似道爲醴泉觀使尋謫似道團練

西涯樂府

卷下

美

幟花盒

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賂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在道窘辱似道備至行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于別室卽廂上拉似道胷殺之殯於巷側後丞相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殺之于獄宋史劉安世大名府元城人歷居言職正色立朝知無不言哲宗元祐末年以諫復章惇官累貶至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徙梅州後惇爲相憾安世欲寘之死乃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而往未至梅二十里嘔血而死安世乃得免世稱

冬青行

高宗陵孝宗陵鱗骨盡蛻龍無靈唐義士林義士野史傳疑定誰是玉魚金粟俱塵沙何須更問冬青花徽欽不歸梓宮復二百年來空柯木穆陵遺骼君莫悲得喪

江南一抔足

建按南村輟耕錄載雲溪羅有開所撰唐義士傳云
唐君名珏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歲戊寅元世祖至
元十五年也有總江南浮屠者西僧楊璉真伽怙恩
橫肆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
珠襖玉匣焚其尚棄骨草莽聞唐聞之痛憤貨家具
為酒食召里中諸少年謂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隕
骨之暴露願收遺骸共瘞之眾許諾乃斲文木為匱
覆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
詰日事集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常朝殿冬青樹
植其上以識焉作冬青行云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
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
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
首云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甯忘犬馬情親捨寒瓊
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宮土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
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轉鳴咽不
知真帖落誰家珠鳥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湘首重回
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又見遂昌鄭天

西涯樂府

卷下

七

懺花盒

啟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在林德陽當楊總統
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
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數十繫腰間取
賄西番僧收得高宗孝宗兩陵骨為兩函貯之歸葬
於東嘉後林於宋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
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夢中詩三首與羅有開所載
語句微不同野史傳疑未知孰是又考之齊人周密
癸辛雜識云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開而
演福寺剎僧澤贊為之先啟甯宗理宗度宗楊后四
陵劫取寶玉極多後復發微欽高孝光五帝陵孟章
吳粹四后陵微欽初葬金欲斷而視之者禮官不肯
帝梓宮久乃得歸時有議欲斲而視之者禮官不肯
惟承之以槨仍納衾冕於槨中不改斂至此被發掘
二陵皆空無物微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
枚而已蓋禮官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
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沈沙漠初未
嘗還也穆陵理
宗葬永穆陵

趙承旨

趙承旨誰家子王維詩畫鍾繇書不獨行藏兩相似文
山令子燕京臣臨川貢士官成均名家大儒亦如此雪
樓之徒安足齒

建按元史翰林學士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秦王德
芳之後也四世祖崇王伯圭即宋孝宗兄也曾祖師
垂祖希承父永嘗仕宋皆大官孟頫以父蔭補官真
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行之
侍御史程鉅夫奉詔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入
見世祖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
一世孫也孟頫歷事累朝多在館閣典司述作詩文
清邃奇逸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其畫山水
花竹人馬尤精緻云唐書王維元宗朝為給事中安
祿山反陷長安維為所執以能賦詩獲宥後受祿山
官爵維九歲能屬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
間畫思入神學者不能及也魏書鍾繇漢末舉孝廉
仕至尚書僕射後事魏王曹操為相國曹丕篡漢遷
繇太尉封陽鄉侯繇善行草分書尤工于正隸宋史

西涯樂府

卷下

懺花齋

文天祥別號文山仕至右丞相元滅宋天祥被執至
燕京不屈死天祥子俱死于兵以弟壁之子陞為嗣
後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都元仁宗在潛
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即位以陞為集賢直學士續通
鑑吳澄臨川人故宋鄉貢進士元世祖至元中侍御
史程鉅夫奉詔起澄至京師累官至國子司業澄早
以斯文自任著述甚富為世大儒學
者稱為草廬先生雪樓程鉅夫號

劉平妻

誰謂虎力猛赤手亦可屠誰謂妾無身妾身雖在不如
夫妾身與夫爭虎口生同道塗死川藪呼兒拔刀兒不
怖厲聲摧山虎為沮攜夫夜歸車下宿蓐食趨程烹虎
肉夫身有子死不孤生當為君西擊胡

建按五倫書元渤海人劉平妻胡烈婦至元七年平
當戍襄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

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
死扶平還入棗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其狀于朝
命恤其母子
仍旌異之

花將軍

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
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徧
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
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信檣頭萬箭集如蝟將
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却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
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俘虜隨
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身歸竊

西涯樂府

卷下

无

馘花盒

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
有神浮槎爲舟蓮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
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
膝置泣復歎雲汝不死猶兒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
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尙是男兒身英靈
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嶽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
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建按五倫書及宋景濂文集花將軍名雲懷遠人貌
偉而黑驍勇絕倫至正十三年仗劍謁太祖于臨濠
將兵略地所至輒克帝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遇賊
數千人於道提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
軍不可與爭鋒兵旣至遂克滁甲午克和州以功授
管勾乙未率所部先渡江帝克太平雲嘗宿衛左右

丙申破集慶得兵千人陞總管銜鎮江諸縣皆下之
授前部先鋒攻拔常州城拜樞密院判安遠大將軍
丁酉克常熟州得兵萬餘奉命以三千趨甯國陷山
澤羣盜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一矢還命守
太平庚子僞漢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雲率麾
下三千餘人拒戰三日城陷雲被縛急怒罵曰賊奴
爾縛吾吾主必滅爾爾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
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
射之雲至死罵賊不絕口雲妻郜氏雲與僞漢時
子煒方三歲郜氏會家人泣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
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
育之郜聞雲就擒遂赴水死侍兒孫氏瘞郜尸抱兒
走爲僞漢軍所獲軍中惡養小兒孫至九江以兒屬
漁家是年冬明師伐僞漢漢敗孫闢漁家復竊兒去
夜宿陶穴天曙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偶得浮
槎附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
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辛丑達帝所孫
抱兒泣拜帝亦泣賓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
召之忽不見丙午詔追封雲東正郡侯煒侍學東宮
年十二授虎賁衛千戶後七年襲封東正郡侯洪武

西涯樂府

卷下

三

懺花盒

丁巳煒偕孫至太平奉母郜夫人骨歸東草像雲合
葬之太史金華宋濂爲撰墓碑嬰杵卽晉程嬰公孫
杵白嬰杵存趙孤事雖奇異猶是男子今孫氏乃一
婦女而能間關百死以存其主之孤視諸嬰杵尤爲
難也

按陳建本卷末尚有尊經閣一章其詞曰尊經閣閣
高不可攀前有文宣宮後有鍾陵山共十八字蓋爲
周是修殉難作也老友陳蘭甫先生嘗謂予曰此章
語意未盡恐非全豹且西涯樂府相傳百首今溢其
一是爲後人誤收無疑予按其言良是因芟之澤元
附識

西涯樂府

卷下

三

懺花齋

第 150 号

